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孟子說卷三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二千九百六十二

經部

孟子說卷三

宋 張栻 撰

滕文公上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

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

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覿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

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

攻疾

憤動之狀

厥疾不瘳

性善之論蓋本於此以文義攷之實門人記錄以為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也孟子所以道性善者蓋性難言也其淵源純粹可得而名言者善而已所謂善者蓋以其仁義禮知之所存由是而發無人欲之私亂之則無非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矣人之有不善皆其血氣之所為非性故也以其皆有是性故

皆可以為堯舜堯舜者能盡其性而已滕世子聞是
言自楚反復見孟子蓋雖有動乎中而未免乎疑也
孟子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言天下無二道也因舉
成覲與顏淵公明儀之語使之知古今之無間聖愚
之本同人人可以勉而進也滕國雖小猶可以為善
國亦在夫為之而已孟子所謂瞑眩之藥者欲使之
舍其舊習遠法堯舜也人唯自棄以堯舜為不可及
是以安其故常終身不克進獨不知己之性即堯舜

之性而其不能如堯舜者非不能也不為耳故顏子
以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此誠萬世
之準則也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
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
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
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

年之喪齊疏

疏衰也

之服飭粥之食

飭粥麋粥也

自天子達於

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

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漢文帝之欲薄其喪固為有戾於公理而景帝孝愛不篤遂廢先王之法滅人子之性流及後世以萬乘之尊居兆民之上而率天下以

薄不亦悲夫然攷滕世子問孟子之辭則三年之喪其廢也久矣其在周之末世乎故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又曰喪祭從先祖吾有所受之也然則其廢也久矣世之治亂此豈非其根柢耶至景帝始顯然從易月之制而不疑蓋亦傳習之久不以爲大變也嗟乎三年之喪人子至情而聖人制之以天理者也故孟子答世子之問皆切其良心以告之世子聞孟子之言於宋而於心終不忘蓋

禮義本人心之所同然孟子之言有以感其所同然者也至於遭大變故於心有所不安而遣然友以問焉世子之資亦有可取矣孟子告之曰親喪固所自盡也夫人子之於親喪其至情深痛孰為而然哉其哭泣哀麻之節祭祀之禮凡以自盡而已苟惟知所以自盡則蓋有不待勉而行者矣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而後謂之孝所謂禮者蓋不可以不勉也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飣粥之食自天子至於

庶人此所謂禮也然友反命而父兄百官皆不欲夫
父兄百官亦豈獨非人子哉唯夫狃於故常安於逸
欲而亡其天性至此故以為吾先君莫之行而不可
以反噫天下之事唯當其理而已矣前人偶未及此
而後人幸而知之乃遂以為前之所未及者為不可
反則是其失將相尋於無窮而後已耳不知後之人
一旦能改以從是則非惟其事自此而正而亦得以
蓋其既往之失是前人所望於後人之意也喪祭從

先祖謂先王之時喪祭而言也先王之時喪祭皆有定制懼後世有所更張而荒墜也則曰喪祭從先祖且魯之先祖周公魯公也滕之先祖武王之庶弟叔繡也在當時所行皆先王三年之喪也若用喪祭從先祖之說則盍不反其舊乎後人既已廢其先祖之禮而來者方循已廢之失乃曰吾從先祖而已何其不之思乎大抵人心安於放肆故以反古復禮為難而不知克其私意求之吾心夫何遠之有世子雖有

好善之心而見理未明自信不篤故猶惑於父兄百官之浮議而復遣然友以問焉其病亦在於他日未嘗學問之故也孟子以謂不可以他求者蓋以為父兄百官之不欲亦在我有以率之而已矣於是引孔子之言以告之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者吾有以先之故爾此草上之風必偃也又曰是在世子斯言欲世子立志為本而無事乎外也世子聞斯言也而曰是誠在我此志

一立而人莫能移矣世子之志立而喪紀明其感化
已有可見者故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皆以
為可而謂之為知夫百官族人何前日以為非而今
日以為知蓋均是人也吾有是心彼亦有是心也吾
有以先之則彼將從而感動矣非特百官族人四方
之來觀者見其顏色之戚哭泣之哀而莫不大悅蓋
天下之心一而已嗟乎自漢景以來易月之制案為
國論而不可改堯舜三王之事則棄之不遵而文景

之繆則襲之無疑以晉武帝之慨然欲復其舊而沮
其議者當時所謂名儒杜預輩也而魏孝文周武帝
乃能申其事情而其品節居多可憾此為國之大經
人倫之大節孰謂更歷世英明之主而獨不能乎良
由父兄百官用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之論與夫
喪祭從先祖之說有以沮之也嗟乎盍不深復於孟
氏是在世子之言乎其亦無能以此啓告者乎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

宵爾索綯

晝取茅草夜索以為綯

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為

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
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
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
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夏后氏
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
也徹者徹也

張橫渠曰徹是透徹之徹透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

驅率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數畝分之以
畝分之數取什一之數楊龜山曰徹者徹也蓋兼貢
助而通用也故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
自賦方里為井井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為公
田所謂九一而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則用貢法矣
此周人所以為徹也鄭氏謂周制畿內用貢法邦國
用助法有得於此歟

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